

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解释

司雅心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9日

摘要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自其创立起就始终存在, 各界学者对其产生不同理解和意见, 对其解读总是充满着含混甚至矛盾之处。柯亨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和代表人物, 以重建、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任务。柯亨在他的代表作《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种辩护》中, 提出“功能解释”理论, 主张唯物史观是一种功能解释。他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分析地表述基本概念并通过解释性命题把它们结合起来, 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新的阐释。批判柯亨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分析, 为我们研究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考, 也为全面认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考。

关键词

柯亨, 功能解释, 分析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

Kohen's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Yaxin S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0, 2026; accepted: March 30, 2026; published: April 9, 2026

Abstract

Doubts ab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ve persisted since its inception, with scholars across disciplines offering varied interpretations that often contain ambiguities or even contradictions. Karl Kuhn, as the founder and leading figure of analytical Marxism, dedicated himself to reconstructing and advanc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seminal work *Marx's Historical Theory: A Defense*, Kuhn proposed the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ory, asserting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stitutes a functional explanation. Employing analytical philosophy, he examined Marx's historical theories by clarifying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integrating them through interpretive propositions,

thereby offering fresh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quing Kuhn's analysis of Marx's historical theory not only provides new insights for studying materialism but also enhances ou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Kohen,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Analytic Philoso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基石，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不断被后世学者解读、深化与拓展，形成了多元的阐释路径。然而，传统阐释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畴的模糊界定、对“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的逻辑困惑，以及面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和社会主义发展困境时的理论回应乏力，使得这一科学理论在当代面临着诸多解读难题，亟需一种兼具逻辑性、精确性与系统性的阐释方法予以回应。

面对学术界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和解决理论模糊问题的需要，力图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处理来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提出“必须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描述做微观分析的补充，” [1]在新的方法论路径上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柯亨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坚定的信仰，同时具备了系统的分析哲学理论知识。1976年，柯亨出版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提出了“功能解释”理论。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主要解释是功能解释，这意指，极为粗略地讲，被解释的东西的特征是由它对解释它的东西的影响决定的。” [2]

2. 柯亨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背景

柯亨从小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长过程中坚定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信仰。“尽管柯亨不再信仰辩证唯物主义，他依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持坚定信念，确信平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3]为“合法性问题”寻求答案。

2.1.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了经典性的论述。这一理论不断地遭到追随者们的曲解。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出补充性的阐释，他批判人们把经济因素理解为“唯一决定性因素”的错误观点，指出上层建筑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斗争形式、法律制度、理论观念和宗教思想等，同样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具体形态。他还指出单个意志之间总是处于冲突之中，这些冲突形成的合力则是历史的结果。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表现出经济决定论的立场。考茨基割裂历史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否定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最终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普列汉诺夫也表现出经济决定论倾向。受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影响，斯大林认为，经济基础是第一

性的，而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前者的产生、变化和消灭决定后者也呈现同样的状态。他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教条，把一切事情都看成决定与被决定的简单的机械的图式。第二国际之后，卢卡奇注重经济意识的能动性作用，强调无产阶级的经济意识在社会历史变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否定经济因素在历史阐释中的优先性，而用“总体决定论”取而代之。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没有阐明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偶然因素与经济必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批判恩格斯的“意志合力论”所预设的理论前提。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因果性”，没有任何因素具有优先性。

柯亨不同意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把经济因素的作用限定在“归根到底”的层面上，也不同意阿尔都塞从“结构因果观”出发，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表达为等价的相互关系。在柯亨看来，“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释义都没能表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4]以这样的方式去阐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完全有可能牺牲掉这一理论的本质性的内容。

2.2. 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合法性”的关注

无产阶级的家庭出身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环境使柯亨崇尚社会主义事业，将毕生精力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的进步事业。柯亨的父母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并在政治斗争过程中相识，组成家庭。在求学生涯中，柯亨深受学校民主和共产主义氛围的影响，较早地熟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他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时期，柯亨投入系统化的哲学研究之中，并受其导师吉尔伯特·赖尔的教导，接触到分析哲学，走向用分析哲学分析问题的道路。

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门课程时，教科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引起了柯亨对“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在这本书中，作者布莱梅尼茨认为，A若能解释B，则两者必定是不同性质的东西，作为解释的不能是被解释的一部分，否则就会失去解释的效力。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解释。然而，经济基础由生产关系构成，生产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所有制关系，所有制是一种法律术语，作为法律关系的生产关系与法律的上层建筑性质相同。

因此，经济结构不能解释法律的上层建筑。这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受到冲击。柯亨认为这是一个对历史唯物主义真理性存在挑战的问题。为了维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柯亨投入到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事业中。

3. 柯亨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主要内容

“在柯亨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解释方式在形式上是功能解释。”[5]柯亨认为，“原始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含混的，因此极易被人误解，要以一种更清晰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就是用“功能解释”来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

3.1. 功能解释的定义

在柯亨这里，功能解释就是“被解释的东西特征是由它对解释它的东西的影响决定的。”[6]功能解释以现象的效果这个倾向性事实来解释现象本身。为了形象而清楚地说明功能解释的含义，柯亨列举了很多例子。以“知更鸟有空心骨”[7]为例来说明功能解释。在这一例子中，被解释项是：“知更鸟有空心骨”，解释项是：“知更鸟飞行”，解释的思路是：因为空心骨有助于鸟的飞行，所以，知更鸟有空心骨。这里，正是运用空心骨对知更鸟的功能情况来回答知更鸟有空心骨这个特征的根由。理解柯亨的功能解释，必须区分功能陈述与功能解释。前者针对“是什么”问题，产生“是什么”的解释。例如，当一个人说解释比赛的规则，他的目的是想知道这种规则具体是什么，而不关心这个规则如何这样制定。而

后者强调对“为什么”问题做出“为什么”解释。正如“知更鸟有空心骨”这一例子中，针对的是“知更鸟为什么有空心骨？”问题，做出“知更鸟有空心骨是因为空心骨有助于飞行”的解释。

3.2. 功能解释的结构及运行机制

3.2.1. 功能解释的结构

柯亨指出，如果若一个 E 类型事件在 t_1 时发生则会造成一个 F 类型事件在 t_2 时发生是真的，那么一个 E 类型事件在 t_3 时发生^[8]。如果(若鸟有空心骨，则有助于鸟的飞行)是真的，那么鸟有空心骨。解释现象发生的不是功能或者效果本身，而是一个倾向性的事实。需要注意的是，功能解释只解释真实存在的事物情况，功能解释的结构中倾向性事实和被解释现象必须是真的，否则就无法保证是一个真的功能解释。这里存在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对此，柯亨指出：只有历时性的后果解释才是真正的功能解释，功能解释在历时性的情况下是真的，在共时性的情况下是假的。历时性在于：某物 a 在某时刻 t 的功能性的流行倾向，从而引发了在 $t + n$ 时 a 对这种特征的拥有。以“长颈鹿长有长颈是为了生存得更好”为例，长颈鹿长有长颈使其可以更好地从树上获取食物，从而不断繁衍。对象过去的功能适合并解释对象当前的发生，长颈可以使长颈鹿的生存状况更好是一个倾向性事实，并且是一个历时性的经验证明后的概括，所以，这是一个真解释。共时性在于当前功能适合并解释对象的当前发生，功能作用没有时间先后意义。例如：一只长颈鹿长有长颈可以生存得更好。那么这就是一个伪解释，因为这是共时性的。

3.2.2. 功能解释的运行机制

柯亨在深入阐释功能解释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始终以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原则为核心，刻意规避辩证法的模糊性逻辑，这与他辩证法价值的否定态度一脉相承——他始终认为，辩证法所谓的“矛盾运动”“辩证统一”等核心观点缺乏明确的逻辑界定，无法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提供严谨的方法论支撑，而功能解释的四种核心阐释模式，恰恰能以精准的逻辑破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困境，这也成为他以功能解释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依据。柯亨明确提出，功能解释的运行主要依托四种模式，且每种模式都能对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而非孤立存在，以下结合具体命题逐一阐释。

“目的式”功能解释，其核心是主体基于明确认知，为实现特定功能而主动采取行动。柯亨以历史发展中“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型”为例，替代了单纯的企业案例：新兴资产阶级明确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打破封建人身依附，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为了实现这一功能，资产阶级主动发起革命，推翻封建生产关系、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正是目的式功能解释的典型体现——主体明确功能目标，并通过主动行动实现功能适配，这与辩证法模糊强调“矛盾推动转型”不同，功能解释更注重清晰的因果逻辑与主体意图。

“自我蒙蔽式”是目的式功能解释的特殊形式，核心是主体的功能意图通过代理人实现，代理人的行动看似独立，实则服务于核心主体的功能需求。以封建时代的封建君主与地主阶级为例，地主阶级的核心需求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但这一意图并非由地主阶级直接实现，而是通过封建君主(代理人)推行苛政、完善封建礼制等行动来完成，君主看似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实则其行动的本质功能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巩固封建经济基础，这一过程中代理人的“自我意图”掩盖了核心主体的功能目标，与辩证法“整体与部分辩证统一”的模糊表述相比，更具可论证性。

“达尔文式”功能解释强调偶然因素的作用，核心是主体无明确功能意图，但环境变化会推动其行动趋向特定功能，最终形成倾向性结果。柯亨结合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型举例：原始部落的先民并无“建立奴隶制度、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明确意图，但其生存环境的恶化(如猎物减少、人口增长)，偶然促使部落开始掠夺战俘、形成奴隶劳动——这种无明确意图的行动，最终意外实现了“提高劳动效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形成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的倾向性结果。这种对偶然因素与客观功能的

精准界定，区别于辩证法对“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模糊阐释，凸显了功能解释的逻辑优势。

“拉马克式”功能解释则是惯性主导的功能性事实，核心是主体的行动并非有意识选择或改变的结果，而是在自身所处环境中自然发展、形成惯性，最终呈现出特定功能。以封建社会后期的手工业发展为例，手工业者并非有意识地要打破封建生产模式、推动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随着分工的自然细化、技术的逐步改进，慢慢扩大生产规模、形成雇佣关系——这种发展并非主体主动选择，而是生产环境中自然形成的惯性，最终意外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实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功能。

需要明确的是，这四种功能解释模式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并非孤立存在，往往呈现出综合交叉的复杂形态，而柯亨始终强调，这种清晰、可论证的功能解释逻辑，远优于辩证法模糊的矛盾分析，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他对辩证法价值的否定——在他看来，辩证法无法提供如此精准的解释路径，只能以抽象的理论表述掩盖逻辑漏洞，而功能解释才是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3.3. 以功能解释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

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其他相关论述的分析，柯亨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有两个：(1) 生产关系的本质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释；(2) 上层建筑的本质由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解释。马克思阐释了基本概念，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柯亨看来，马克思也承认生产力以某种方式解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某种方式解释上层建筑。采用功能解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解释，能够将命题(1) (2)与命题(3)生产关系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命题(4)上层建筑有助于经济基础的稳定统一起来。

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只能采用功能解释。“只有坚持从功能解释的角度去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所拥有的始源性的锋芒才不会被钝化。”^[8]柯亨分析、澄清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概念，是为了构建“功能解释的历史理论”。功能解释主要用于对生产力和市场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解释。诉诸功能解释，能够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命题的逻辑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中最核心的观点在于生产力的首要性，这个首要性指的是在解释上的首要性，即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首要性，还有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结构的解释框架下的首要性。按照功能解释，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中，生产力始终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则始终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这里，生产关系的特征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或阻碍其发展，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变化由其对于生产力的功能来解释。生产力的主要优先性，不在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在于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来说始终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对于经济基础来说，上层建筑也始终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

4. 对柯亨“功能解释”的批判

柯亨利用功能解释维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拓展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可能路径，但是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4.1. 对柯亨功能解释理论的质疑

柯亨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功能解释，受到埃尔斯斯特特(Jon Elste)、罗默(John E. Roeme)等人的质疑，形成众多关于该观点的学术争论。

埃尔斯斯特肯定马克思的理论中有大量的功能解释运用，但是，批评到：“社会科学中的功能解释缺

乏像生物学中‘自然选择机制’一样的可靠性保证，缺乏可靠的微观基础，所以，‘在社会科学中没有功能解释的地位’。”[9]同时，他认为反馈是功能解释成立的必要条件。罗默认为功能解释是归纳方法，提出：“功能解释是归纳方法，自然就会要求在重复的历史事实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但马克思的功能解释对这种对应关系的微观机制却没有说明，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0]他们认为，柯亨的功能解释理论是目的论的产物，缺乏微观基础的说明，并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亨佩尔则认为，“功能解释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无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来反驳柯亨的观点。柯亨对各种批判进行反驳，坚持认为功能解释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要把功能解释看成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一种解释。

4.2. 澄清柯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

柯亨坚持功能解释是一种科学、合理的解释，却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模糊语言，缺乏科学性。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正确地认为马克思在自己的历史理论中把生产力发展放在首位，但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错误理解之上。

马克思对历史给出辩证的表述。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含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是静止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功能解释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柯亨外加给马克思的。”[11]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不能仅仅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功能来做解释。柯亨的分析方法使得他片面地强调技术发展的作用，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弱化地理解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选择。柯亨割裂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在的紧密关系，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

4.3. 柯亨对辩证法价值的否定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核心奠基人，柯亨以分析哲学“清晰性、确定性”的方法论为根本准则，明确地表示：“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一种被称为‘辩证的’方法。但我们认为，虽然‘辩证的’这个词在被使用时并不总是含义不清，但它却未被明确用来指称一种同分析的方法相匹配的方法。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能向分析和推理形式挑战的辩证的推理形式。对辩证法的信仰只存活于思想不清醒的状态下。”[12]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这种否定贯穿其理论研究始终，核心是质疑辩证法作为独立方法论的合理性与实践价值，并非简单否定辩证法相关范畴的全部意义。柯亨的否定立场，本质上是分析哲学与辩证法思维方式的冲突，其核心论点围绕辩证法的逻辑模糊性、方法论独立性及理论实用性展开。

柯亨首先否定了辩证法作为独立科学方法的价值，认为辩证法缺乏清晰可界定的逻辑规则，无法与分析方法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无论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辩证法，都存在表述模糊、逻辑混乱的问题，所谓“辩证推理”始终未能形成可验证、可遵循的统一规则。柯亨直言，“辩证的”一词从未以清晰的含义，指称一种能与分析方法匹敌的思维方式，那些宣称辩证法是“适合历史结构与阶级斗争的解释逻辑”的观点，经不起严谨的逻辑推敲，只能在模糊的思想语境中存在。其次，柯亨否定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方法论地位，主张以分析方法取代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在于辩证法，而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分析，辩证法的引入反而导致了理论的晦涩与混乱。柯亨将辩证法误解为与内容无关的纯粹形式，忽视了马克思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过度强调辩证法，反而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通过分析哲学的概念梳理与逻辑论证，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清除辩证法带来的理论模糊性。柯亨虽在阐释劳动概念时提出“适度的辩证法”，但这并非对辩证法价值的认可，而是其理论体系自洽性的补充。这种“适度的辩证法”被严格限定，不包含任何辩证法则，仅用于描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化，与传统辩证法的

核心内涵相去甚远。柯亨明确拒绝承认任何辩证法则的存在，认为所谓“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等辩证规律，缺乏明确的逻辑界定，无法成为科学的理论工具。

柯亨对辩证法价值的否定，根源在于其分析哲学的方法论立场，他将清晰性、逻辑性作为评判理论价值的唯一标准，进而否定了辩证法的方法论价值与理论意义。这种否定虽凸显了分析方法对理论清晰化的作用，但也存在明显局限，即割裂了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忽视了辩证法在把握社会发展矛盾、解释历史运动规律中的独特价值，最终导致其理论难以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本质。

5. 结语

柯亨利用分析哲学精确明晰的分析方法和功能解释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基本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存在一定合理性，使基本原理更加清晰和准确。柯亨的功能解释促使人们摆脱长期以来对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肤浅理解，将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范本，也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窗口。同时，功能解释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逻辑学意义上的证明。从功能解释的视角理解唯物史观，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对生产力与其他要素之间关系的澄清作用，建立起一个更为严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利用分析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批评，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中过于黑格尔式的解读倾向进行纠偏。我们要正确看待柯亨的功能解释理论，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层次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赵海月.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 95.
- [2] [英] G.A. 科恩.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 段忠桥,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3] 陈璇. 柯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平等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4.
- [4] 祁靖贻. 柯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8.
- [5] 陈伟. 功能解释与唯物史观[J]. 现代哲学, 2011(5): 26-33.
- [6] 谢星星. 柯亨的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及其审视[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2024.
- [7] 俞吾金. 功能解释理论的背景、宗旨和局限——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决定论的新形式[J]. 复旦学报, 2008(4): 2-7.
- [8] 段忠桥. 谈谈科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J]. 哲学研究, 2005(5): 34-38+127.
- [9] 吴长青. 柯亨基于“功能解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述评[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3(2): 176-180.
- [10] Elster, J. (1979) *Ulysses and the Sir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
- [11] Roemer, J.E. (1982)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Deductive Marxism*. *Theory and Society*, **11**, 513-520. <https://doi.org/10.1007/BF00162327>
- [12] 秋华. 信奉而不恭维: 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J].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6(1): 53-62.